

希望的革命

弗洛姆著



KCS/70



長春藤文庫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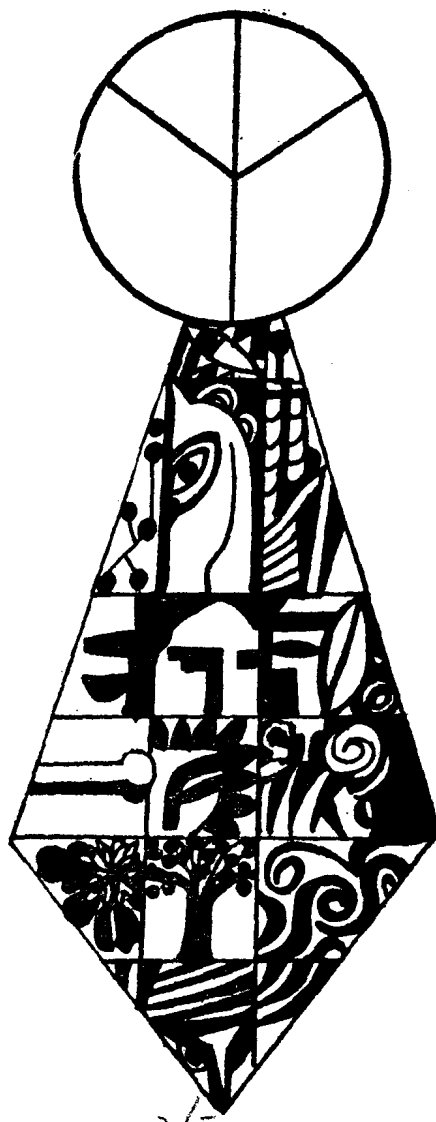
504293

⊙ 長春藤文庫 3

希 望 的 革 命

弗 洛 姆 著

本社編譯組 譯



發行人：陳達弘

出版者：環宇出版社

台北市33487信箱 電話：771837

郵政劃撥：14714號環宇書局帳戶

門市部：台北市城都路一號中國書城內特區

內政部出版登記證內版台業字第1333號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12.87

⊕ 長春藤文庫 3

希望的革命

弗洛姆 著

本社編譯組 譯

售價 精裝 N. T. 23元

平裝 N. T. 18元

初版：民國60年2月

目錄

弗洛姆照片	一
第一章：交叉路口	一
第二章：希望	七
一、甚麼不是希望	二
二、希望的本質與偏異	三
三、信念	七
四、剛毅	九
五、復甦	三
六、先知	三
七、希望的破碎	三
第三章：如今我們何在？前途又將如何？	三
一、如今我們何在？	三

三

二、公元二千年缺乏人性的社會

四

第四章：所謂「人」，其意義何在？

五

一、人性的本質及其獨有的特徵

六

二、人類生存的情況

七

三、指導、熱忱及信仰規範的需要

八

四、生存和超生存的需求

九

五、人性經驗

十

六、價值和標準

十一

第五章：建設人道主義化工業社會之步驟

十二

一、前言

十三

二、人道主義化之計劃

十四

三、人類才能之發揮與解放

十五

四、以人道爲主的消費問題

一四	五、心靈的再造
一五	第六章：我們能做到嗎
一六	一、一些條件
一七	二、一種運動
一八	結語：世界的遠景

第一章 交叉路口

幽靈正潛行在我們之中，却祇有少數幾個人能清晰的看到。它並非共產主義或法西斯主義的古老鬼魂，它是一隻全新的幽靈：一個完全機械化的社會，力求物質的最大出產與最大消費。在這種社會歷程下，人類本身變為一整部機器的零件，被照顧得吃喝玩樂無一不全，但却顯得被動、無生氣、而且沒什麼感覺。若這種新型社會獲得勝利，則個人主義和個人隱私即將從此消隱，對別人的感覺也將從此被心理制約和其他方法、或與內在經驗有關的藥物所操縱。正如伯斯冉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所說的：「電子技術社會有一種新的趨勢，那就是利用晚近的聯繫技術控制情緒和思考，並將這種裝扮出來相當引人的個性，傳播到各處去。藉着這種方式使得數目衆多而彼此沒有聯繫的人們，趨於相互之間的聚合。」①這種新型社會，在歐威爾（George Orwell）的「一九八四」和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Aldous Huxley's Brave New World）這兩本小說中皆曾做過預測。

① "The Technetronic Society" Encounter, Vol. XXX, No. 1 (January, 1968), p. 19.

在目前可能最爲不祥的現象是：我們似乎對我們自身的系統失去了控制，我們執行着電子計算機交付下來的決策。做爲人類的我們除了生產更多與儘量消耗外，再無其他目標，而且不做任何許願。我們處處被底下的一些現象所威脅着：核子武器所引起的全面毀滅；和因本身被迫不得加入決策所引起的內心的死寂。

何以會發生這種事？何以人類在經歷克服自然而達到勝利的頂峯時，居然被自己所發現的事物所役使，轉而深陷在可能毀滅自己的危險中？

在追尋科學的真實的過程中，人類與可用來掌握自然的知識照了面，而且獲得了輝煌的成果，但由於單方面的着重於技術和物質的消耗上，以致於人與自己生命本身失去了聯繫。在喪失了宗教信仰和有着密切聯繫的人文價值後，人轉而專心於技術和物質上的價值，從此丟失了深層的情感經驗，以及伴隨着它們的喜悅和悲傷。人類所造成的機器是如此的強而有力，使得它能發展出自己的一套程式，從而決定了目前人們的思想。

目前我們的系統有一個嚴重的病徵，那就是將我們的經濟植基於軍事產品（加上整個防衛體系的維持）和最大消費原則上。我們生產着可能給予身體毀傷的威脅的產品，我們將個人轉變爲一完全被動的消費者並且使他脆弱不前，而且我們也已發展出一種使個人覺得無能的分層負責制度（Bureaucracy），在這

些條件之下，我們堪稱爲有了一個功能良好的經濟系統。

是否我們現在面對着一帶有悲劇性，而且無法解決的兩難(Dilemma)？「爲了有一健全的經濟體，我們必得製造一些病人；或是我們能够利用物資、發明、以及電子計算機來當爲佐助之需？爲了有一健強、功能良好的組織，個人一定要被動和依賴嗎？」

對於這些問題會有些不同的答案。一些人覺察出巨大機器(Megamachine)會在人類生活中引出一種革命性的大變遷，他們談及新型社會的來臨是不可避免的，而它所帶來的美好特性也是無可置疑的；雖然他們對這種社會所可能引起的影響，會表示過些微疑慮，但却仍抱持一種同情的態度，姆柴欽斯基和卡恩(H. Kahn)即爲此種態度的代表性人物。抱持另一種態度的當推艾魯爾(Jacques Ellul)，他在「工藝社會」(Technological Society)一書裏曾極力描述我們正在逼近的社會，以及它對人類所引出的毀壞性影響，他視這種幽靈極度的欠缺人性。雖然他認爲由或然率來講它可能獲勝，但他的結論却不是新型社會即將獲致勝利；他發現到毀滅人性的社會不是贏家的可能性，「假如對工藝世界如何侵入人類個人以及性靈生活，對它所造成的威脅能完全了解的人逐漸增多；假如他們決定傾覆這種進化的過程，以維護他們的自由。」②孟佛(Lewis Mumford)所處的地位可視爲同於艾魯爾，在他那本精采的著作「機器

② Alfred Knopf, and first Vintage Books edition, 1967, p. XXX. 1964 法文版，1964美國版。

的奧秘」(The Myth of the Machine) ③裏述及龐大機器，如何在埃及與巴比倫式社會裏現出它的先期徵象。

截至目前所論及的兩種人，他們對幽靈的體認可分為同情和恐懼兩方面，但另有一種人——站在成就尖端和普通老百姓的廣大人羣——却見不到幽靈的存在，他們有著十九世紀過時的信仰，他們仍認為機器能幫人減輕負擔，是助人達到目的的一種方法；他們沒看到若讓工藝照自己的邏輯，發展下去所引起的危機——它將如癌症的成長，最終威脅到個人和社會生活的構成系統。

本書所採的態度④原則上與孟佛和艾魯爾相同，但我認為將社會系統，恢復到由人所控制的可能性將較大，這一點可能就是與前人不同的地方。我在這方面所抱持的希望可說基於底下的因素：

1. 假若將「人」的系統與整體系統聯接起來，則目前的社會系統可比以前更瞭解得更多些。人性並非一個抽象的觀念，也不是一個可無限適應，從機能上可予以忽略的系統，它自有自己特殊的性質、律條、和替換品，人的系統的研究可使我們得以了解——社會經濟系統的某些因素如何影響到人，人的系統所產生的騷擾，又是如何在整個社會系統引起不平衡現象。將人的因素介入整體系統的分析，可助我們了解某

③ Lewis Mumford, *The Myth of the Machin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1966)

④ 同樣的看法可見「逃避自由」及「健全社會」兩書。

些功能惡化的現象；且可訂定一些標準，來聯繫社會系統健全的經濟功能，和參與其中的人們的最適福利。當然，所有這些推論祇當人的系統的最大發展，係以它本身的構造——亦即人的福利——為凌越一切的目標時，才屬有效。

2. 對目前的生活方式、被動性、無聲的煩倦、私生活的欠缺、和人格之遭破壞，漸滋不滿之心；渴望獲得一歡愉和有意義的存在——它在過往幾千年的歷史裏，用來疏解人們特殊的需要，使得人類有別於禽獸和電子計算機。這種趨勢顯得相當強勁有力，因為我們中間的富庶人羣已嚐够了物質所帶來的滿足，也發現到消費者的天堂並不能真的給予它所許諾過的幸福。（當然，窮苦的人們尚無發現到這種現象的機會，但他們已可覺察到某些「萬事俱全」的人，陷於愁苦之中）。

意理 (ideology) 和觀念已經失去了它們大部份的吸引力；傳統的用語諸如「右」「左」或者是「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等也已失去了它們的意義。人們搜尋着一種新的取向、一種新的哲學——不是討論有關死亡的現象，而是專注於包含身體和性靈的生命事項上。

在美國和世界各地有一時興的偏向——有些人興趣於暴力、法律和秩序、和分層負責的方法，最後變得不重視生命 (non-life)；有些人則急切的渴求着生命、渴求着新的態度，而非那些現成的格式和藍圖。這種新的趨向，將逼近生命過程中所發生的精神和性靈上的變遷，和我們對經濟、社會的實際施行裏產

生大變動的期望綜括起來，從它最基本的形式來看，它的目標在於個人的活躍，人對社會系統控制的回響、和工藝的人性化。它生根於生命的一股推動力量，而且有一個廣泛而普遍的基礎——因為生命的威脅在今日而言，已非純指某一階層或某一國家，而是針對着整个人類。

底下的章節就想從細節上將剛提過的問題加以析論，特別是一些牽涉到有關於人性和社會經濟系統的問題。

有一點首需澄清的是，今日有一種散佈於各處的無望 (hopelessness) 存在着，認為想改變我們所採用的程序的可能性相當微渺，這種無望主要講來是無意識的 (unconscious)，而在意識狀態中的人類則常是樂觀的，而且希望有更進一步的發展。故在論及希望的現象之前，先對目前的情境，和它給予希望的潛力做一番討論的工作。

第二章 希望

一、甚麼不是希望

「希望」是一個朝更高的生氣醒覺及理智方向，從事推動社會轉變的決定性因素。但是，「希望」的本質却常常被誤會，及與其他完全無關，甚至剛巧相反之態度混淆在一起。

甚麼叫做希望呢？

是否如很多人認為那樣，是願望及慾望？如果是這樣，那些要求更好更多汽車、洋房及新鮮事物的是否就是充滿「希望」的人了。他們都不是；他們祇是一羣沉溺於物質享受的人，而不是充滿「希望」的人。

如果「希望」的客體不是一件東西而是一個更充實的生命，是否「希望」就是，一個更充滿生氣的境一種從永恒煩擾的解脫；（套用一個神學上的名詞，是一種拯救（Salvation））；或者，引一個政治上的用語，是革命？對的，這些期望或可被稱為「希望」；但這是「非希望」（non-hope）的，如果這種期望包涵

甚麼不是希望

有被動或等待的成份——直至這種「希望」變成一種退縮的掩飾，一個純粹的意理 (Ideology)。

卡夫卡在審判一書中曾堂皇地描寫這種退縮和被動的希望。一個人走到通往天堂（法律）之門前，哀求那守門人准許他進入。那守門人告訴他暫時不能讓他進去。雖然那度通往法律之門是開著的，那個人還是決定在那裡繼續等待進入的批准。於是他等著，天復天，年復年。他不停地懇求著，但那答覆是永遠一樣，暫時還不能進去。在這漫長的歲月中，那人不斷地研究及認識那守門人，甚至連他毛衣領上的跳蚤也認識清楚。到最後，無情的歲月使他變成一個面臨死神將至的老人。他開始奇怪地問：「為什麼這麼多年來，除了我，竟沒有其他來這裡求取進入這度門？」那守門人告訴他說：「除了你之外，沒有人能够進入此門，因為此門是為你而開，現在我要把它關閉了。」

那人可能已經太老，不能再了解那守門人的意思，或者，就算他現在還年青，他也是不可能明白的。

那些主管者有最後的決定權，沒有他們的批准，他便不能進去，若果他不是祇有這種被動和等待性的「希望」，他可能已經進入那度門了，而他無視主管人的勇氣已經是一種自我解放的行動，將他帶至那金壁輝煌的宮殿。很多人就像那卡夫卡所形容的老人一樣。他們希望，但那「希望」並不推動他們內心的意向 (impulse)，而繼續等待那主管人的綠燈訊號。①

① 西班牙文 Esperar 有著等待與期望的意義，所以與我所形容的那種被動性的希望意義很相近。

這種被動性的「希望」與另一種廣義的「希望」——等待時機——有密切關係。時機與將來成爲這種「希望」的中心範疇。他們並不期望事情立即發生，而祇企望下一刻，下一天或下一年，甚至另一世界，如果認爲「希望」能在此世界實現是荒謬的。在這信念的背後就是「將來」，「歷史」，和「後代」的拜偶；這是法國大革命時，如羅比斯貝爾 (Robespierre) 者流開始的，他們把「將來」當作是「女神」般來崇拜：我不做任何事情，我甘於被動，因爲我本身便是「空無」和無能；但「將來」(時間的投射)會帶給我不能達到的。這種對「將來」的崇拜，就是現代中產階級思想 (Bourgeois thought) 所崇拜的「進步」的另一面，實際上是希望的抽離 (alienation)。不是我做些甚麼或要做些甚麼，而是「將來」和「後代」的拜偶帶來給我。②

被動性的等待是一種「無望」與「無能」的掩飾方式。還有另一種「無望」和「絕望」的形式具有相

●史太林派認爲歷史決定是非好壞，這理論實際上是羅比斯貝爾的「後代拜偶」理論的延續。這和馬克思的立場是完全對立的，因爲馬克思認爲：「歷史不是一件具體的東西，它也不會作出任何事。祇有人才存在而且能有所作爲」。或者，在費爾巴赫 (Feuerbach) 的理論裡可看到：「唯物者的理論認爲人乃環境之產物，所以，一個人的轉變是因爲他處於另一環境。持有這種理論的人忘記了一個事實，那就是轉變環境的是人，而且，這種施教的人實在需要重新受教育。」

甚麼不是希望

反的掩飾方式——巧詞，冒險主義，漠視現實與及實行一些不可能實現的種種掩飾。這便是一些假救主（false Messiahs）和尙武者（pulsan leaders）蔑視那些不肯在任何情形寧死不屈的人。在今日的世界裡，這種「無望」與「虛無」的假前進掩飾，充斥在年青一代的部分狂熱分子裡。他們的大膽與狂熱是令人敬佩的，但是他們的「不現實主義」，行動方式和其中一些對生命缺乏愛惜是令人難以接受的③。

③這種「無望」觀念充分地表現在賀伯·馬爾寇士（Herbert Marcuse）的“Eros and Civilization”和“One-Dimensional Men”裡。一切傳統的價值，例如愛情、溫柔、關懷和責任感，祇有在先工業社會（Pretechnological Society）裡才有意義。在新的工業社會裡——沒有壓抑與剝削的社會——一個新的人將不會懼怕，連死亡也不怕；他將會發揮還未特定的需求；而他也會有機會去滿足他那多變的性慾（Polymorphous sexuality）（我希望讀者能去參考弗洛伊德（Freud）的（Three Contributions to the Theory of sex），簡單來說，人類最後的進步可以從人類回歸到幼稚生命的現象中看到，回歸到那種嬰孩得到飽足的快樂。難怪馬爾寇士的理論充滿了「無望」。「批判性的社會理論不可能將現在與將來之間的鴻溝連貫起來；因為在沒有承諾與缺乏成功的象徵之情形下，對將來所下之判斷都是否定的。因此，祇有仍忠於（不包涵希望成份）那給與的，而將他們本身之生命投向那偉大的拒絕（The Great Refusal）（One-Dimensional Men P.257）。

看到以上的一段引自馬爾寇士的話，可知那些奉他為革命領袖的人們是多麼的錯；因為革命永遠不會而且也不可能建立在「無望」之上，但馬爾寇士不關心政治，因為一個不關懷從現在到將來之步驟的人是不可能關心政治，

前進的改革或其他。馬爾寇士根本上是一個典型被隔離的知識分子 (Alienated intellectual)，將他個人所感受的絕望作為他的前進改革理論 (Radicalism) 但不幸地，他的缺乏理解與他對弗洛伊德理論之認識形成了一度橋樑，使他渡過去將弗洛伊德理論，中產階級的唯物主義和玄妙的黑格爾理論綜合成爲他與其他類似的前進改革者所認爲，最進步的理論。這種理論其實是一種幼稚的，大腦裡面的白日夢，其在基本上便是不理性，不現實和對生命缺乏愛惜的。但在這裡，我不打算詳細的討論這點。

甚麼不是希望

一一